

陈占敏

著

淘金岁月

花城出版社

淘金岁月

陈占敏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淘金岁月/陈占敏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11

ISBN 7-5360-3410-5

I. 淘...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108 号

淘金岁月

陈占敏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44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1插页 39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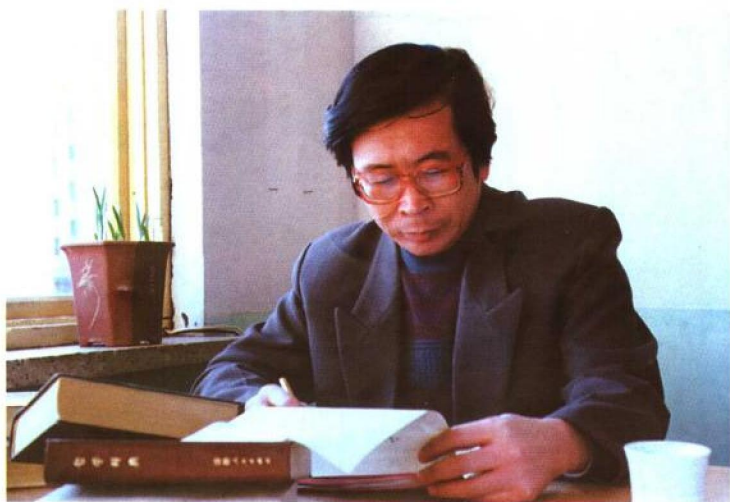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0-3410-5

1·2821 定价:2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占敏,1952年生,山东招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沉钟》、《红晕》及中短篇小说、散文、理论等三百余万字。其中短篇小说《死结》、《日月经天》、《走路你要走大路》、《白花黑蝴蝶》,长篇小说《沉钟》等相继获得各种文学奖二十余项。

第一章

羊角村像所有穷村子一样，也有狗。羊角村的狗像所有富人家的狗和穷人家的狗一样，愿意在夜里吠叫。它们一旦在夜里吠叫起来便非同寻常，“一犬吠影，十犬吠声”，动乱的年代与和平的时期都是如此，它们不愿意人在夜里惊动它们。本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海晏河清，福瑞祥和，羊角村的狗在年底的一个深夜里突然狂吠起来，令人想到许多不安宁的字眼，记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好多夜半狗咬的事情。

年底的深夜里羊角村的这一场狗咬发生得很突然，猝不及防。似乎就是因为有一道手电筒的光柱突然在黑乎乎的街道上胡乱闪射，原本萧索寂静的村庄一下子就骚乱起来。

没有人能够说清是谁家的狗最先发出了第一声吠叫，听上去好像是在村子的东头，然而很快就转到村子的西头去了。它们互相对骂，互相攻讦，言辞激烈，嘈杂混乱，彼此听不清对方究竟说了些什么，它们只是尽力提高自己的嗓门，认为世界上的真理就掌握在声音最大的一方。它们把睡梦中的孩子都吵醒了，孩子惊厥般的哭叫引不起它们的注意，它们尽管一味地吠咬下去，稍有缓和，只是为了喘口气积攒一下气力，以便把深夜的吠叫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羊角村村委主任王有田、会计家庆、电工刘东就走在深夜的一片狗吠里。他们射出的手电筒光柱是这场狗吠的起因，全村的

狗无一例外全都加入了这场吠咬以后，他们也没有熄灭手电筒光柱。他们把光柱投射到一家大门上，一只手就去打门，担心门栓击打门板的声响不能穿越狗吠叫醒主人，家庆就一边打门一边大叫：

“杨菊香，杨菊香，开门！”

杨菊香的声音随着屋里的灯亮传出来，她打开门就问：“买什么？”

家庆说：“买个好觉。”

杨菊香明确告诉他：“买好觉找你老婆。”她接着就看见了旁边的王有田和刘东，刘东的肩膀上还扛着一架梯子。杨菊香大惑不解了。她问：“半夜三更的，扛着个梯子干什么？”

家庆说：“进家说，进家说。”

杨菊香没有领着引起狗咬的三个人进家，她把她们领进了她的小卖部里。小卖部安在南屋，有安了铁条的玻璃窗。通过玻璃窗，街上的人能看见杨菊香的货架子上摆了糖果和点心，烧纸和香摆在同样显眼的地方。白天里不必进家，大家可以经由窗口跟杨菊香发生贸易往来，她从窗口递出货物，人家从窗口把钱给她。到了夜里，玻璃窗的外面镶严了木板防盗，要买货需要跟着杨菊香进屋里。杨菊香胆大，坚定，不害怕有人会在夜里跟她买小百货之外的其他东西，男人不在家她也自信有能力守住，千金不卖。她以为深夜里在一片狗咬声中叫门的三个人也是正常的顾客，尽管有个人扛着梯子令人费解，一进门她仍然这样问：

“买烟还是买酒？”

家庆说：“不买烟也不买酒。”

杨菊香说：“那么买什么？快过年了，买烧纸给祖宗啊？”

王有田简捷地告诉她：“别罗嗦了，拿钱吧。”

杨菊香惊异地问：“拿什么钱？”

王有田：“提留款。”

杨菊香恍然大悟了：“噢，半夜三更的，人家都睡下了，你们当干部的又敲门又砸窗的，是来收钱哪！”

家庆的嘴角挑起一丝不知道是狡黠还是自嘲的笑，说：“对啦，这时候往被窝里一堵，可一个也跑不掉。”他拿出账本，撕下一张写好的条子给杨菊香。

杨菊香接过条子一看叫起来：“三百多呀！我没有！”

家庆嘴角含义不明的笑没有消失，他说：“算了吧，别人说没有钱我信，你老头子在外面挣钱，你还开着这么个大商店，你说没有钱谁信？”

杨菊香诉一下苦说：“你以为我开这个小卖部能挣多少钱哪，咱这个穷疃，什么也卖不动。”

家庆不跟杨菊香说穷疃这样的话题，他只是催着：“快拿钱吧，不拿钱就搬东西啦。”

杨菊香没好气地说：“搬吧，反正我没有钱！”

王有田比家庆严肃，他一直不露一丝笑意，他说：“别罗嗦了，快拿钱，不拿钱就掐电！”

杨菊香看着刘东，说：“噢，怪不得跟着个电工扛着梯子呢，你们可真能想出绝法子！”

电工刘东好像与收提留款没有多少关系，他进了门就像个真的顾客似的一直在浏览商品，他看着垛成一垛的黄裱纸问杨菊香：“烧纸多少钱一墩子？”

杨菊香说：“五块。”

刘东感叹：“要是人民币有这么一墩子就好了。他娘的活人不如死人富。”

家庆有一些神往还有一些疑问：“也不知道死人那儿过年的时候收不收提留。”

杨菊香肯定地说：“保险没有！死人那儿没有丧尽良心的干部！你们简直就是地主的狗腿子，快过年了上门催租逼债！”

家庆不再向往死人的世界面对现实，说：“杨菊香，你别骂人哪，我们是狗腿子，谁是地主啊？”

杨菊香直言不讳告诉他：“孙天成，孙天成就是狗地主。他个当书记的在家里睡大觉，打发主任会计出来收钱，他不是狗地主是什么？”

王有田说：“别罗嗦了，拿不拿钱？”不等杨菊香回答，他就开始发布一道具有威胁意味的命令，不像狗腿子，像狗地主本人一样威严，“刘东，掐！”

刘东迟疑不动，好像还要征求杨菊香同意似的，他看着杨菊香说：“掐吧？真掐啦？”

杨菊香恨不能砸一点什么东西解气，她说：“掐吧！掐吧！这个穷瞳，光知道收钱，快过年了还掐电，掐了电黑乎乎的过什么年？”她从抽屉里拿出钱，点数着，“给你，给你们，地主的狗腿子！”

家庆接过钱来说：“杨菊香，别骂人哪！收上钱来也不是下了我们自己的腰包。”

杨菊香不信：“不下你们自己的腰包？我知道你们的工资还没有发，收上钱去就有工资啦！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可真有功啊，领导的这个穷瞳，老百姓穷死，你们还有脸拿工资……”

王有田不等杨菊香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对家庆和刘东说：“走，不跟她罗嗦！”

狗也有叫累了的时候，在王有田一千人走进杨菊香家里以后，它们暂时停止了吠叫，休息了一会儿。手电筒的光柱从杨菊香的家门口射出来一投向黑乎乎的道路，它们又开咬了。短暂的休息为它们补充了体力，恢复了元气，重新开始的吠叫充溢着丹

田之气，而且有一种不顾一切的拼命劲头。狗似乎愤怒了，它们不明白到了年底人为什么不在夜里安安静静地睡觉，却要拿着一只手电筒胡乱照射，把夜晚搅扰得不像个夜晚。

党支部书记孙天成是这场狗吠真正的发动者。进入冬季以后，他让村委主任王有田把嘴对到村委办公室那只话筒跟前，早晨讲一遍话，傍晚再讲一遍话。架在村子上空的大喇叭放大了王有田讲话的声音，听上去好像不是真的，但人人都明白了他讲话的内容，就是要钱。有各种名目的收费，各种名目的集资，大家只用最流行的两个字概括：“提留”。近年来“提留”像一种会吸血的虫子，紧紧地叮在大家的身上，拂之不去，赶之不走。看起来它就是会计家庆的那个账本，其实谁都明白家庆是纯粹的账房先生，地地道道的掌柜却是党支部书记孙天成。孙天成站在家庆身后，不动声色就规定了家庆账本上的数码，他的嘴一张一合就引发了年底深夜里这场无与伦比的狗吠。

孙天成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从容，他不必动用深谋远虑，凭直感就决定了深夜上门收提留的办法。很简单嘛，人在深夜里睡觉，此时上门要钱正好堵在被窝里。两种选择摆在你面前，你要是恋着热被窝还想安安稳稳睡觉，那就趁早交出钱来；你是不打算交钱，像对待王有田在大喇叭里讲话那样置之不理，深夜上门的人就不走了，你要是还打算回到热被窝里睡觉，你得有一铺大炕躺得下村委主任和会计。对此家庆稍有疑虑，他提出，要是有的人家就是不交钱，咱还能真的跑到他炕上睡觉？他龇牙一笑表示一点担心：

“女人让了，就怕男人不让。”

孙天成不在男女问题上兜圈子，他说：“叫刘东跟着。”

家庆不明白一个电工跟着会解决什么问题，王有田也大惑不解。

孙天成黑起脸来说：“不交钱就掐电。”

王有田一下子明白过来就说：“那得扛着梯子。”

孙天成没有理他。

深夜的狗吠把年底搅得不像个年底的时候，孙天成的家里一直亮着灯光，他的儿子孙胜看着电视似乎听不见街上的狗咬，其实就是人脑子咬出了狗脑子他也不在乎，电视上的狗咬比人世间真的狗咬更让他迷恋，甘之如饴。孙天成历经沧桑，比儿子更具有现实感，他知道羊角村的狗咬才与他息息相关。他躺在炕上，其实一点儿也没有睡着。第一声狗吠从村子东头爆发起来，他清清楚楚地辨明了方向没有出错。此后，他一直凭狗吠推断着王有田一干人的行踪，估量着他们收获的成果。他真的一点儿也不困，眼皮子发滑，就是一心想睡觉，眼皮也不涩不紧。他索性爬起来，披衣下炕。老婆朦朦胧胧地问他：

“干什么？”

他说：“撒泡尿。”

老婆并没有完全醒来，咕哝着：“才躺下就尿。”

孙天成真的走到院子里撒了一泡尿。街上狗吠乱成了一片，他没有听见自己在尿桶里击出的咕噜噜的声响，他浑身一抖打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寒噤，他才发觉已经尿完了。他走回屋里准备上炕把冻透的身子暖过来，看看儿子，说：

“还看哪？都几点了？”

孙胜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两眼紧紧地盯着电视。电视上此时没有狗伶牙俐齿地狂吠，只有人和人在打斗，穿黑衣的人口吐鲜血死去，一转眼，此人换穿了白衣又上场了，手中拿了砍不出血来的古怪武器，像两只铜钹，能在唱戏的舞台上砸出响来，看上去无论如何也不适合于拿了打仗，尽管它金光闪闪能把人的眼睛晃花……

手电筒的光柱晃动着投射到一个破败的院子里，一只猫嗖地一声从破砖乱瓦堆中窜出，孤独凄凉地叫了一声。手电筒光柱晃一晃窜出猫来的地方，梁杆和椽子一半埋在瓦砾堆里，一半裸露在年底的夜空底下，荒凉的样子令人要忍不住抽一口冷气，家庆不由得大叫：

“三龙，三龙！”

没有倒的正屋里一片死一样的沉寂。

家庆继续大叫：“三龙，死啦？”

三龙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死啦！等着你来收尸呢！”

家庆说：“打开灯！”

屋子里没有亮灯。家庆，王有田和刘东走进去。手电筒的光柱照照墙边。墙边垂了电灯开关的线绳，刘东拉了一下，灯没有亮，手电筒光柱照照吊着的灯泡，灯泡黑乎乎的蒙了灰尘。

三龙歪在炕头上说：“早坏了八辈子了。”

家庆说：“有没有蜡？点个蜡。”

三龙说：“点蜡更贵。”

家庆用手电筒照照外面倒塌的厢屋，说：“房子倒了你也不管，哪像个过日子的样儿！”

三龙说：“你给我钱吧，再给我个老婆，有钱有老婆我就过好日子了。”

家庆说：“你个懒蛋，想要钱赶大集去捡吧，大集上有的是钱……”

王有田打断家庆的话，对三龙说：“别罗嗦了，拿钱吧！”

三龙歪在炕头上不起来，说：“有钱我就点灯了。”

王有田说：“真的没有？”

三龙说：“翻出一个子儿来，我把头揪给你。”

王有田不要三龙的头，对刘东说：“掐吧。”

三龙问：“掐什么？”

王有田说：“掐电，村委决定，不交钱就掐电。”

三龙叫了一声好，说：“好啊，村委英明，掐了电利索。羊角村都不交钱就好了，那就一片黑暗了。”

家庆说：“三龙你好大胆，敢反动。”

三龙说：“我就不怕你扣帽子，把我抓起来才好呢，我有吃饭的地方了。”

王有田说：“别跟他罗嗦，掐。”

刘东迟疑不动，说：“还掐呀？反正他也没有灯泡。”

王有田果决地说：“掐。”

刘东爬上梯子。手电筒的光照里，电线在钳子的虎口里掐断。三龙歪在炕头上，没再叫好。从倒塌的厢房的废墟中窜出的大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上了正屋的房顶。它在房顶上无声地走动没有引起人的注意。王有田三人走出三龙家的时候，它在房顶上又叫了一声，没有叫春的那种热切和焦灼，只有孤独和凄凉。它还不是三龙的猫呢。

从三龙家倒塌的厢房的废墟中窜出的猫不走胡同和街道，它从房顶和墙头上行走，轻快如风。它跑到林芳家房顶上又叫了一声。它叫得凄切悠长，像怀了满腹心事。屋子里孩子惊厥般地哭起来。林芳把孩子紧紧地搂住，拍打着她，安抚着她：“芳芳，芳芳……”

打门声急切地传进来。

王宝山一下子惊起，说：“什么？”

林芳把孩子紧紧埋怨男人：“孩子哭你听不见，打门声你倒听见了。”

外面的打门声更急了一些。

王宝山烦恼地说：“谁他妈的这么讨厌？半夜三更的，报丧

啊？”

林芳说：“出去看看吧。”

王宝山披上衣服走出去。

林芳搂着女儿，轻轻晃动着，听着外面的动静。王宝山的吼叫很快从院子里传进来。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林芳听出了家庆的声音：“你这家伙，对付土匪呀？”

王宝山继续吼叫：“你们还不如土匪呢！土匪是明抢，你们还打着共产党的旗号！”

王有田的声音有点发虚：“别罗嗦了，快拿钱吧，不拿钱就掐电。”

王宝山的声音像石头一样坚硬：“谁敢掐我的电我跟他拼了！”

林芳一惊，放下孩子，不顾孩子哭叫，爬起来穿好衣服……

县机械厂工人李春林深夜回村的时候，王宝山的妻子林芳刚刚穿好衣服要去阻止男人可能会有的鲁莽举动。等到林芳洗去脸上夜里睡觉的痕迹跟王宝山坐下吃饭时，李春林已经骑上车子进了镇政府大院。三河县道口镇政府设在一座小楼上，院子里像所有此类机关一样植了常绿的灌木，栽了塔松，冬天里青绿得让人觉得更加清冷。深夜里羊角村狗吠大作时李春林回家，正好赶上了独出心裁的收提留行动。他感到震惊而又愤怒，他一下子想到了“民不聊生”“鸡犬不宁”这样一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词语，他还想到电影上鬼子进村的场景，不同的只是鬼子进村的时代村里狗少，而今狗多，因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老百姓顾得喂狗了。那么，因为狗多了，人就要忍受狗的骚扰，夜不安寐吗？李春林当然知道这一场年底深夜的狗吠是谁发动起来的，无论发动

者是谁，他都不能忍受。他在县城工作村里不收他的提留，可是他回家看望母亲的夜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也不能听之任之。他到镇里找镇委的唐书记。人家告诉他唐书记开会去了。他问牛镇长在不在，人家给了他肯定的答复。他走到牛镇长办公室门口把门敲开，牛镇长伸出手来让他握。牛镇长的手在他的手里并着四根指头不动，他说：

“我是羊角村的，来反映个情况。”

牛镇长用不相信的目光看着他，他的样子不像从庄稼地走出的村民，更不像上访的老百姓，他清瘦，干练，忧郁中透着机警。李春林进一步解释，试图让牛镇长记起他来，他说：“我叫李春林，在县机械厂工作，那年退役回来……”

牛镇长说一句假话打断他：“认识认识……”

李春林不事夸张，也不渲染，他连“鸡犬不宁”这样的字眼都不用，更不说“民不聊生”这样的话，他知道他是在向人民的一级政府首脑申诉，他只是如实地反映情况。说到最后，他还是忍不住有些激愤了，他的脸上有了抑制不住的愤慨的胀红，他说：“年关到了，老百姓本来就很贫困，却想出半夜三更敲门上门收钱的办法，还扛着梯子，不交钱就掐电，这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

孙天成恰在此时推门而入，进门就说：“谁不是共产党的干部啊？”

李春林到镇政府来，就没有过害怕孙天成的想法。可是孙天成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还是有一刻噤声不语了，他的头微微一垂。

孙天成逼向李春林又问一声：“说谁呢？”

李春林抬起头来，双目定定地迎向孙天成，镇静地告诉他：“说你。”

孙天成厚重的嘴唇一咧，嘴显得有一点歪，歪着说：“告状啊？”

李春林说：“不是告状，是向政府反映民情。”

孙天成紧逼上来：“什么民情？你退役回来没进村就进了工厂，你知道村里的什么情况？”

李春林又一次激愤了，他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大声说：“我当然知道。我的母亲兄弟姐妹都是羊角村的村民，我知道他们一年到头都在辛辛苦苦地干活，要是在好村，他们早该富起来了。我还知道，羊角村的老百姓卖花生米的钱一分也没有拿回来，在粮所就被一块拿走了。”

孙天成说：“那是交了镇里的集资。”

牛镇长帮孙天成解释：“这个不假，你们村的集资拖了大半年。”

李春林说：“拖有拖的理由，今天集资明天集资，老百姓还用不用活了？到年底又一下子收这么多提留，还掐电，谁规定的叫你们这样收提留？”孙天成把他的发明权往外推，说：“这是党支部村委会研究的。要是叫你当书记，钱收不上来，你怎么办？这也是逼出来的办法……”

牛镇长止住孙天成说：“你别嚷嚷了，无论如何，掐电不是好办法。回去把掐断的电都接上，让老百姓亮亮堂堂的过个祥和的春节。”

李春林哼一声，说出忍了半天不想说的话：“鸡犬不宁，还祥和呢……”

年底的集日比年底的夜晚安宁，真的有一些祥和气氛缭绕在鞭炮的爆炸声里，缭绕在嘈杂喧闹的人声里。离镇政府的那座小楼不远就是新辟的市场，修了水泥的台面摆放货物。蔬菜和活鱼

货真价实，看模样就知道摊主不准备骗人。牛肉和羊肉新鲜得可疑，谁都知道是用大号的针头针管注进了生水，明知有假也硬着头皮买下，因为你想找到不注水的牛羊肉绝不可能。书摊与卖香炉烧纸的摊位毗邻。烧纸是黄的香炉是银灰的表皮，一律是传统的色彩和式样，根基于博大深厚的民族文化。书摊上名著和非名著摆在一起，凭印刷质量难分高下，因为全是盗印的，来源于数不尽的地下印刷厂。衣服摊大都是女人经营，她们的脸远远不如衣服亮丽，年底的寒风把她们的脸吹成一个颜色，就是黑里透紫，类似于相距不远的熟肉摊上的货色。但是她们热情，爽快，不惜用最甜蜜的话把人缠住，你只要把她的衣服买下她就再也不认得你了。深夜狗吠时家里的灯泡亮不起来的三龙就被这样的一个女人缠住了。

三龙笑嘻嘻的。还没有一个女人这样甜甜蜜蜜地跟他说过话，兄弟长兄弟短的叫着他，夸他身材长得好穿这件衣服可体穿那件衣服也可体。要是大集没白没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黑夜接着白天赶下去，他就什么也不做了，就这样在一个衣服摊上试穿衣服，让一个热情的女人仰着笑脸跟他说话，给他整整衣领啦，拽拽袄襟啦，擎起一只手来给他系上脖子底下的钮扣啦，他下巴底下的脖子一热是让女人的手背碰着了，要是一凉，那就是女人手上的金戒指捎了他一下，女人戴的戒指可真大……

三龙没有在这样的幻想里沉迷太久，他面对现实当机立断，脱下刚刚试穿的衣服往女人手上一塞，拔腿就走，他说：“不好，不买了。”

女人顿时收起笑脸，露出最凶恶的女人相貌，说：“试了半天不要啦？”

三龙不理她，头也不回，逃跑似的钻进人群里。

女人忽然惊叫起来：“戒指？他捋了我的戒指？小偷，抓小

偷!”

三龙不敢不跑。他要不跑，在骚乱的人群中故作镇静，也许他会躲过这场灾难。可是女人一喊他就惊慌地跑起来。他在人群中夺路而逃，不管撞到的是什么人他一概看也不看。他穿过人群跑上人较稀少的大道，他背后“抓小偷”的大喊已经不再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他还会急中生智施一点掩护自己的小手段，他把手向前指着也喊叫：

“抓小偷！抓小偷！”

可是他的前头没有人惊慌失措地逃跑。他这样大喊只把前头的人喊得回过头来看他了。他拼命逃跑的样子人一看就知道需要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一个小伙子张开两手好像在等待，他一头撞进了小伙子的怀抱。他要挣扎已经晚了，又一条汉子从身后把他抱住。他张开嘴把手一抬填进了戒指，像地下党员吞下秘密情报，可是他吞不下金子去，在他身前抱住他的小伙子伸手卡住了他的喉咙，像一把铁钳毫不松动。三龙的脸憋得通红，两只眼睛往外突，嘴一张，吐出了金戒指，黄色的金子带了鲜红的血丝。更多的人围上来。根本不知道是谁首先打出了第一拳，也根本不知道三龙是怎样倒在了地上。众人的拳脚急雨般落在三龙的身上，三龙的身子蜷起来在地上翻滚，他用手抱着头。

三龙没有保护好他的脸，等他身上绑了绳子，被一个人在后面像牵牲口一样牵着绳子游街的时候，他的脸已经青肿得像这个时令的烂地瓜一样了。他打了一面铜锣，敲几下锣，喊一声：“我是羊角村的，我偷金子——”

羊角村党支部书记孙天成接到镇派出所的电话还不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不知道派出所说的“王有福”这个人是他的村民，他们又说三龙，他才知道了。派出所叫他去领人。他说他不要了，叫派出所留着。派出所那面的电话不耐烦地挂断了，孙天成知道